



浙江佛教

趙樸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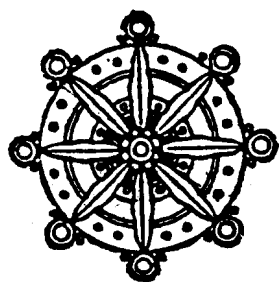


1999

第四期

浙江省佛教協會主辦





浙江佛教

(总第二十八期)

公元 1999 佛历 4 2543

1999年12月20日出版

顾问:妙善 严紫娟

编辑者:《浙江佛教》编辑部

主编:李祖荣

副主编:翁志鹏 俞中元

地址:杭州市天竺路78号之8

邮编:310013

电话:7963386—105

印刷:之江印刷厂

刊号:(浙)字第01—1094

封面:奉化雪窦资圣禅寺弥勒宝殿

封底:奉化雪窦资圣禅寺远景

翁志鹏 摄影

浙江佛教 1999年第四期目录

法语宝训	《来果禅师语录》	146
本刊专稿	树立正信观念 积极利益社会……妙善	147
	新世纪中国佛教复兴与发展……悟道	149
佛教教育	太虚法师僧教育思想初探……高振农	153
禅林指月	韶阳一路 云门家风(上) ——云门禅师述评……蔡日新	156
台宗研究	天台宗十问决疑……月悟	164
净土津梁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略释…龚佛龙	165
中外交流	日本诗僧雪村友梅与天童寺……周冠明	169
四众论坛	课余随笔 ——确立正见 拣魔辨异……郑颂英	171
居士传	萧家隽居士简传……陈妙丽	173
	受哺法乳情难忘 ——忆余、萧二善知识……俞中元	174
往生篇	般若花开满菩提 信愿念佛 生净土……陈妙丽	176
浙江名刹	禅宗古刹 弥勒道场 ——介绍奉化雪窦资圣禅寺…张秉全	177
佛教文化	赵朴老书“雪窦颂古”解读……翁志鹏	181
	略谈中国佛教音乐艺术与 佛教传播……成桂	183
	《寄禅禅师冷香塔铭》注释……谢庚	186
浙江佛讯	台州市、绍兴市佛教协会代表 会议隆重举行……自然	148
	纪念杭州一岐卓佛教友好交往十周年 杭州市佛协举行盛大法会……杭梵	189
	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隆根长老 来我省宁波七塔禅寺访问……	189
	杭州市佛教协会僧伽班招生……	152
	安吉灵峰寺征求史料……	192
佛教文萃	向素食者进言 莫高窟之“姐妹窟” ——榆林窟 龙门石窟寺中“六指佛” 白马寺名称的由来 乘龙观音像由来 之争执 上海纪念关公之诞辰 一百二十周年……	191

法 语 宝 训

因果二字，十界同之。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处，概不出此。类如参禅因者，决定感开大悟果。念佛因者，决定感生西方果。修破戒因者，定感地狱果。修持戒因果，定感生天果。种麻因者，定感芝麻果。种豆因者，定感黄豆果。修丛林因者，感坐道场果。修苦行因者，感福德果。修禅定因者，感智慧果。修惑业因者，感众生果。修解脱因者，感诸佛果。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前因后果，尽在当人，换面改头，无非这个。一言一行，必审利害，一举一动，莫落因果。凡所动念，皆属于因。至所作事，皆关于果。带果修因，因该果海，从因感果，果彻因源。任是千佛，不能出因果二字；直饶诸圣，何曾于因果分居。每有豁达空，拔因果者，一盲领众，同入火坑，因果之大，诚险矣哉！

——《来果禅师语录》

未悟以前，同是凡夫。既悟以后，知是众生。恰如世尊睹星悟道，三叹奇哉曰：“大地众生，各有如来智慧德相，皆由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即效我佛度生之先范，已躬事毕，宏法为怀，利生为业，别无他事。尚望菩萨地上扫尽无明，罗汉果中快侵习气，诸天王众舍乐悟道，修罗等类急发善心，仰诸四圣诸天、八部海众、我及他人共同一体，发大悲心，救苦众生，急不容缓。再乞同学诸佛大悲愿海：虚空界尽，众生界空，我度生心无有穷尽，若一众生不成佛道者，我此悲愿等诸众生。众生无边，我愿无边，任六道而常随，去四生而同往，众生在一日，我愿在一天。仰请十方硕德曷兴乎来，同驾大愿船，共游众生海，不亦乐乎！

——《来果禅师语录》

树立正信观念 积极利益社会

妙 善

前一段时间中央作出了取缔法轮功组织的英明决策,深入开展对法轮功的揭露批判,非常及时,完全必要。它为人民消灭了一个大祸害,为国家消除了一个大隐患,为社会割掉了一个大毒瘤,为科学扫除了一个大障碍,也为佛教消除了一个最大最毒的附佛外道。作为宗教界人士,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今天利用八届政协八次常委会议的机会,就佛教在受到李洪志法轮功冲击后,如何更好地树立正信观念,积极利益社会,迎接新世纪挑战,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具足正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自觉抵制各种歪理邪说。

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对佛教界的伤害由来已久,因为它打着佛法的幌子,窃用佛教的一些名词术语,欺骗社会,蒙蔽群众,佛教界早就认识到了这种附佛外道、歪理邪说的严重危害,因此,愤怒之声一直不绝于耳。1998年元月,中国佛教协会专门就如何对待“法轮功”问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并出了一篇《关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问题座谈会》纪要,刊登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务通讯》上。另外,《法音》编辑部编辑陈星桥居士,从1996年开始,就对《法轮功》“法轮大法”等书进行研究,并写出了《还法轮功的本来面目——一种新型的附佛外道》一文,刊于中国佛协《研究动态》1997年第2期上。陈星桥居士汇编的一本《略论佛教“气功”与法轮功》一书,更是对李洪志的“法轮大法”进行了无情的揭批、剖析与驳斥。我省佛教界对法轮功早已作过揭露和批判,自1996年以来我省《浙江佛教》、《台州佛教》和《宁波佛教》等杂志,刊载或转载有关批驳李洪

志“法轮大法”这一非法组织狂乱行为的文章30余篇,对李洪志的歪理谬论进行过严厉的批判和声讨。

迄今为止,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这股逆流,不仅蒙骗、愚弄了社会上很多人,连佛教界内部少数人也深受其害。李洪志盗用佛教的名相,大行不义之道,实在令人深恶痛绝。他厚颜无耻地把这一套七拼八凑的东西冠其名曰“法轮功”,可是他又懂得“法轮”是什么意思吗?佛教里称“三转法轮”,是以苦集灭道四谛之法三番而说,故叫“三转法轮”。李洪志窃取这一名相诓骗世人,谤佛欺僧,足可见其险恶之用心。看了中央台的报道后,看到了李洪志这一套谬论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图谋的。随着揭批“法轮功”斗争的深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法轮功”这一非法组织的政治本质。佛教界要借揭批“法轮功”这一东风,积极加强好自身建设、道风建设,纯洁佛教界队伍,提高四众素质,具足正知正信观念,自觉抵制李洪志之流的各种歪理邪说。

二、护国兴教,利益群众,积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李洪志“法轮大法”这股洪水猛兽,给佛教界、包括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冲击与危害,罄竹难书。李洪志胡说什么他的“法轮大法”比佛教要高明,他自己比释迦牟尼还伟大等等,为了神化自己,蒙骗群众,李洪志及其操纵的“法轮功”非法组织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程度。他还说病人不用打针,不用吃药,有病不要到医院里就诊,结果贻误了病人的最佳治疗期限,有人甚至一命呜呼。因修炼“法轮大法”精神失常自杀身亡者有之,残杀他人者有之;更有甚者,

变得人兽不分，弑父戮母。佛教永不会和这样的附佛外道同流合污。佛教历来主张上报四重恩，下济三趣苦，以大众百姓的苦难为大悲度世之源，以国家的危难存亡为匹夫之责。佛教历来具有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有鉴于此，佛教在受到李妖“法轮功”这股洪水猛兽的袭击之后，将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具足正知正见，并运用自己独有的影响，引导信教群众爱国爱教、抑恶扬善，服务社会，利益民众，维护国家安定、团结，按江总书记的要求，尽快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大建设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普陀山佛协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抗洪救灾、希望工程等各项社会公益活动。据统计，仅1993年至1998年5年之中，普陀山佛协在各项公益活动中捐款就达1393万余元。全省佛教界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几十年的实践，充分说明佛教界是能够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三、分清泾渭，澄清事实，正确区分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与“法轮功”这类

盗用佛教名词术语的非法活动。

“法轮功”是一种邪教，一种附佛外道，虽一段时间曾甚嚣尘上，显赫一时，但终究邪不压正，最后被中央明令取缔，并且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寿终正寝”了，但其留下来的遗症隐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社会、对佛教界都将构成危害。比如说，有人公开将李洪志的“法轮大法”与正常的佛教传统活动混为一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维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及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预。“法轮功”是政府明令取缔的邪教，是害国害民的非法组织，而佛教是受政府和法律保护的宗教，两者是绝对不可混淆的。希望新闻单位及有关部门能严格区分合法的佛教团体、寺院及正常的修学佛事活动与非法的“法轮功”组织及其“练功”等活动的界限，依法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

（本文为妙善会长在省政协第八届八次常委会上的书面发言）

台州市、绍兴市佛教协会 代表会议隆重举行

台州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于1999年9月14日至9月15日在天台山国清寺隆重召开，来自全市的113名代表出席会议。台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省佛教协会等部门到会祝贺，并讲了话。会议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共商全市佛教跨入新世纪的任务，决心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更相适应，为祖国为人民作出应有贡献。会议选举静慧法师为名誉会长，可明法师为会长，卢金龙居士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智敏、式德、月净、月真、江建昌、长佳、象光等为副会长。

绍兴市佛教协会第二届代表会议于1999年10月11日～13日在绍兴市法印寺隆重举行。会议在市府、市委统战部、市民族宗教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与全会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会议通过了市佛协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生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议选举悟道法师为会长，中根、本耀法师、陈定基居士为副会长、沈定庵居士为顾问。会议开幕式上，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允观法师代表省佛教协会致贺词。

（自然）

新世纪中国佛教复兴与发展

悟 道

编者按 本文为浙江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绍兴市佛教协会会长、新昌大佛寺方丈悟道法师于今年九月在绍兴市佛协举办的“中青年法师培训班”上的讲话稿，本刊特予发表。

佛教亘古，强劲如初；世纪交替，万象更新。今天，我演示的题目：《新世纪中国佛教复兴与发展》。分二个方面讲：第一：看中国佛教2000年历史启示；第二：谈新世纪佛教复兴与发展之我见。

中国佛教2000年的历史启示

佛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由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公元前一世纪后传入中国，至今已达2000年的历史。

汉族佛教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在洛阳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大月氏国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翻译出《四十二章经》、《遗教经》，从此佛教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魏、晋时期，佛教活动虽以翻译经典为主，但已被愈来愈多的官吏、群众所信奉。南北朝，佛教已传播到整个汉族地区，北魏末期，有寺院三万余座，僧尼200多万人。此乃佛教在我国弘传时期。

隋文帝最尊重三宝，曾诏天下听任出家，令地方计口出钱，营造佛像，故高德辈出，著者首推智者大师、嘉祥大师。

隋炀帝深信佛法。在未即位为晋王时尊智顗为智者大师。大师上天台山修禅，建议晋王修建国清寺，开创天台宗。当时，诸大州皆建舍利塔，佛教一时极盛。

唐代帝王之兴佛寺，代无伦比。“贞观之治”，一统天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佛法日隆，佛教进入鼎盛时代。玄奘大师西天取经，遍历诸国，广习瑜伽法门，取经、律、论多达

520篋，657部。大师于贞观十九年回国，广建译场，传译经典，可称观止。当时，寺院林立，高僧辈出，形成了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华严宗和密宗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唐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咏叹，想见当时江南佛寺林立之盛况。唐末，王纲紊乱，巨寇投隙。五代十国、王朝交迭，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分兵四掠，佛寺荒废，经籍散逸。武宗排毁佛教，会昌五年，帝敕令毁寺驱僧，毁佛寺4600余座，兰若4万余处，归俗僧尼26万500人。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废天下无敕之寺院3336所。民间之铜佛像、钟、磬、钹等法器，悉制钱币。连同此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世称“三武一宗”之法难。隋唐间鼎盛近三百年之佛教，至此零落殆尽矣！

宋元明清为佛教保守、衰颓、中兴时代。宋太祖代周而有天下，太祖知佛法关系国运，极力提倡佛法，搜集旧辞，翻译新本，梵僧渐至，故佛门又有欣欣向荣之势。元世祖统一华夏，崇喇嘛教。汉族佛教唯有“扳衣接足，丐其按颅摩顶”而已。故元代实为我国佛教最黯淡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少孤贫，入皇觉寺为僧。帝于京设僧录司，掌天下僧教；府、州、县各设会司，分掌其事。太祖集大德，校刻藏经，令学经典，通达梵语。故佛教进入中兴时期。

清代崇喇嘛教。顺治、雍正二帝，皈依禅宗；康、乾二帝，兴儒亦倡佛教。然嘉庆以降，因国势凌弱，佛教衰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公民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历史文物保护。各地把古刹名寺列为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佛寺成为横扫对象。“造反派”把佛像毁坏殆尽,法器典籍荡然无存。寺宇房舍被占,僧人被“扫地出门”。佛寺梵音虚寂,佛教再度遭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全国恢复佛教寺院9000多座,僧尼回归丛林。1983年,国务院公布142所重点寺院。改革开放20年来,政局稳定,国运昌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乐,各地佛寺庵宇宝镜重现,法炬复燃,香界宏开,释子传统,古刹再现生机,梵宇高阁朱甍,宝相金容,妙香充盈,丛林面貌为之一新。四众善信朝拜者日多,海外侨胞亦纷纷回国顶礼观光。如今,各地丛林,香客星聚,佛事兴旺;僧伽云集,皈依弟子诚服,寺院又趋中兴。

总之,我国佛教2000年历史,经过弘传、鼎盛、保守、复兴各个时期。如今,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我国佛教事业将以欣欣向荣态势,迎来了新世纪的到来。

新世纪佛教复兴与发展之我见

纵观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历史,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又别于印度,印度佛教已于西元十三世纪湮没,而中国佛教仍保持走向未来强大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的佛教能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受到历朝国主和政府的护法;中国佛教文化曾为传统文化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此,没有政府的护法,佛教就遭到毁坏衰败。没有国运昌隆,佛法则难以弘传广布。

建国50周年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我们佛教也随着兴旺发达,反之亦然。佛教始终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即使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也决不动摇我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立场。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

安康,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中国佛教事业空前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建国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也是佛教顺利开展的最好时期,得未曾有。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复兴与发展讲几点想法。

第一,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江泽民总书记为佛教界题写了“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这八个强劲有力的大字,犹如原子强光,照耀中天,普及五湖四海。我的理解:爱国爱教,团结进步,就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也就是以实际行动,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具体地说,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迦世尊告诫弟子阿难云:“阿难,受佛禁戒,诚信奉行。顺孝畏慎,敬归三宝,养亲尽忠,内外谨善,心口相应”。佛陀教导弟子: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人人做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爱国,我主张出家不出国,立足祖国,为弘扬中国佛教事业作贡献。佛教徒是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首先必须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佛陀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是说,戒定慧是学佛弟子修学佛法的总纲,也就是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于此能作得如法,也就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报国土恩,报众生恩了。六祖惠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間,不离世間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法世法,圆融无碍,任运纵横,万事皆通。爱教:做一个真正佛教徒,毫无疑问,爱教是我们的本职所在。对佛法僧三宝,必须虔诚,热忱爱护。佛陀教化众生的本意是令众生改恶向善,断染证净,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以至成佛。我们要坚持正信,坚持正法。做到受持、宣说、修行正法,积极从事“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事业,做有益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事,尽到佛教徒的社会责任。在佛教历史上,我们的祖师,为了住持正法,热爱劳动生产,如百丈怀海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沩山灵祐禅

师开田，仰山慧寂禅师采药，凡此等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要弘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积极去做有利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使如来正法，发扬光大。

第二，提高素质，搞好道风。寺院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它是住持三宝，弘扬佛法的道场，是集文化、文物、佛教、旅游、外事和园林建筑为一体的公共场所。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僧众素质，不仅是社会要求，也是寺院的重要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就是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僧才建设、组织建设五个方面。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佛教自身建设好坏，是决定中国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道风建设是佛教的根本，有了好的道风，佛教事业就会兴旺发达。首先，要加强班首、执事班子建设，选拔一批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有一定佛学知识、有文化、作风正派的僧人进入执事班子，并举行八大执事的退職、圆职仪规。要求他们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人天师表。组织僧众学习时事、政策、法律、法规。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爱国爱教的思想素质，增强事业性和责任感。要求僧尼具足正信，勤修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引导在家二众，进行学修，正信正行，恭敬三宝，维护佛法。其次，根据《共住规约通则》，规范佛教生活。各寺庵制订各项规章制度，使僧尼与职工有章可依，各守其职。如建立早晚课诵、过堂用斋、诵经行香、讲经说法、出坡等活动。严格进单，严肃道风，要求僧尼僧装素食，威仪整洁，举止安详，诵经虔诚，唱念宏亮。对那种破坏和合大戒，屡教不改者，必须严肃清单。只有这种自尊、自爱、自力、自强的行为，才会受到施主的敬佩，受到善信的赞许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第三、庄严道场，办好教务。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庵庙宇，它是住持三宝，弘扬佛法的道场。举办各类佛事活动是寺庵的主

要课题。如法如仪办好法会，亦能取信于四众善信，寺院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寺庵中主要佛事活动，有僧尼的日常行事、忏法、法会和佛教节日活动。

遵照丛林传统规制，僧人每日要做“五堂功课”，上“两遍殿”。每日凌晨（四时）钟声破夜，上殿诵经。早殿有两堂功课，念诵《楞严咒》为一课，念《大悲咒》、《十小咒》为一课。下午，在暮鼓声中，僧尼云集殿堂，念《阿弥陀经》和念佛名，做三堂功课。僧尼在早餐、午餐时，需依《二时临斋仪》，进行过斋。

寺院内重要佛事活动有水陆法会，焰口施食、斋天和放生及梁皇水忏等。水陆法会是寺院中隆重的大型佛事活动，必须认真办好。

佛教节日有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纪念日。还有阿弥陀佛、普贤、文殊、大势至、地藏王等菩萨的誕生日；观音菩萨的誕生日、成道日、出家日，都要建立纪念仪规。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寺内要举行供佛仪式和超度法会等佛事活动。

第四、培育僧才，后继有人。大力培养僧才，加强人才建设，这是关系到中国佛教命运和走向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复兴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赵朴老一再强调：“佛教当务之急，一是培养人才，二是培养人才，三还是培养人才”。赵朴老讲的培养人才，指的是年青僧才，尤其是跨世纪的栋梁之才。改革开放20年来，佛教界青年僧人激增，为中国佛教输入了新鲜血液。青年僧人，有的来自佛学院毕业生，有的来自老法师带徒，他们具有较高的佛学知识和扎实的佛事基本功，有的青年僧人，选入执事班子，成为寺庵中的骨干。但也有不少青年僧人，随大潮席卷而来，他们出家动机不纯，受到当今社会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冲击，个别僧人价值失落，道德沦丧。对他们要加强教育，需以佛法的智慧，指点迷津，提供安乐之本。

当前，佛教事业接班人，存在青黄不接现象。僧才培养总跟不上佛教形势发展需要。突

杭州市佛教协会僧伽班招生

杭州市佛教僧伽进修班,系经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批准,由杭州市佛教协会主办的一所旨在培养各类佛教专门人才的专业院校。现经有关部门批准,继续招收第二届学僧25名。招生要求如下。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爱佛教事业,立志为佛教事业奋斗终生的比丘或沙弥。

2、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3、年龄18~30周岁。(报名时须交一寸免冠半身照三张)

4、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残(隐)疾病。(正式录取前须经学校复检合格)

5、佛教信仰坚定,维护律仪,并已出

家一年以上。(或渴望出家,意志坚定者)

6、持有关个人身份证明及推荐报考单位证明。

凡符合上述要求,有意报考本校者,请于1999年12月30日前来校报名(简章备索)。

考试时间:2000年元月10~12日(本校将开设考前辅导班)。

考试科目:语文、佛学常识、英语、早晚课诵。

报名地点:杭州市天竺路112号中天竺法净寺内。

电话:0571—7961880—201 7986156

邮码:310013

杭州市佛教僧伽进修班

出表现在:堪为一方信众依止的年轻僧团领袖迟迟未能脱颖而出。历史上高僧大德开悟或成为一方佛教领袖的形成,在于风华正茂的盛年。禅宗二祖开悟时为33岁,六祖慧能因听诵《金刚经》而“明心见性”,还不到30岁。慧远37岁即主持庐山东林寺,建立“白莲社”,开创净土宗之先河。玄奘提出“真唯识量”论题,获“大乘天”称号时,年仅41岁。总之,历代高僧成就大业,最佳年龄在30~45岁之间。我们希望在座的年轻法师们,你们已步入最佳年龄,相信你们当中,有成为未来中国佛教的法门龙象,法海义龙的。

培养僧才的方法很多,如举办佛学讲座,举办僧伽培训班、进修班、佛教学校。选择德才兼备、献身佛教事业的年青僧人,为佛学院输送合格僧源。也可派出优秀青年僧人外出参学、考察。请德高望重的老法师带徒教诲。选拔优秀青年僧进入执事班子。希望各寺庵,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有效地提高青年僧尼的佛学知识和爱国爱教的思想素质,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五,搞好经济,立足自养。建国50年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由于“自养”政策的贯彻,已形成了独特的寺院经济。今后,我们必须从寺庵的基本职责出发,在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大力开拓佛教的自养事业。如吸引中外香客举办各类佛事活动,组建法物流通处,开办素斋馆,搞好客寮膳宿等服务性事业。也可以与旅游社协作,试建佛教朝山游、佛学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进一步增强佛教的自养能力。为实践佛陀慈悲喜舍、“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的精神,我们要积极参加公益慈善事业,如救灾捐助、支持希望工程、光彩事业,以及社会救助等利生活动。体现我们爱国爱教、人道主义精神,以促进舍己为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为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作贡献。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世纪交替,前程似锦。希望各位法师,要为新世纪中国佛教的复兴,为绍兴市佛教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愿将东土三千界,尽种西方九品莲”。
阿弥陀佛!

太虚法师僧教育思想初探

高振农

太虚法师(1889~1947)是我国近代佛教史上中外闻名的高僧和佛教学者。他一生对佛教事业最大的贡献是主张改革僧制,提倡僧教育,推行人间佛教。本文仅对他的僧教育思想作些初步的探讨。

太虚毕生重视僧教育,曾撰有专门论述僧教育的文章和讲演10余篇,如《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学院完全组织》、《议佛教办法》、《僧教育之目的与程序》、《佛教应办之教育与僧教育》、《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世界佛学苑建设计划》、《佛教教育系统各级课程表》等。此外尚有论述佛学院办学行方面的文章近30篇,其中主要有《僧教育要建筑在律仪之上》、《学僧修学纲宗》、《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前途》、《汉藏教理院训条》、《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等。

太虚不仅撰写文章和发表讲演,而且身体力行,在各地办起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从这些佛学院毕业的学僧,后来分灯四方,住持许多名山大刹。特别是有些毕业生,包括一些受到太虚僧教育思想影响的僧人,陆续在各地办起了各种各样的佛学院,从而开创了僧教育史上的新纪元。如大醒、心道于福州办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办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办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办迎江佛学院,容也、量源等在北平办法源寺佛学院和拈花寺佛学院,慕西、净严在河南办河南佛学院,宽融在普陀山办普陀佛学院,妙阔在陕西办慈恩佛学院,永昌在贵州办贵州佛学院,静严在镇江办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办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办雪窦学寺,芝峰和亦幻在宁波办白湖讲舍等等。此外如镇江之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

院,江苏之法界学院、光孝寺佛学院、栖霞山佛学院,北平之弘慈佛学院,湖南之祝圣佛学院等,也有以上各佛学院之学僧参与施教。由此可见,太虚的僧教育思想及其所创办的佛学院校,在中国僧教育史上有重大的影响与作用。

为什么太虚所倡导的僧教育及其所办的佛学院校在当时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他所倡导的僧教育及其所创办的佛学院,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鲜明的办学方针,完善的办学设想,崭新的教学方法。下面分别对之作些简要的论述。

一、明确的指导思想

太虚认为,当时中国的佛教,完全失去了佛教原有的本意。一般人都把佛教看成是“神异的”、“闲隐的”、“朽弃的”,把佛、菩萨,视如鬼神一样,而把佛教的真相完全蒙蔽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住持佛教的僧人素质太差。许多僧人根本不懂得佛教的真意,只是把佛教寺院当作是一种敛财的场所和手段。他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提高住持佛教僧人的素质。而提倡僧教育,通过佛学院培养合格的僧才,充当寺院的住持,是改变这一状况唯一切实可行的好办法。为此,在他有关提倡僧教育的文章和讲演中,曾一再强调:办理僧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养成少数住持佛教的僧宝”,而且只有经过佛学院学习而后毕业出来的学僧,“才可以作为住持佛教之僧宝”。后来,他主持闽南佛学院,在续招新生的《简章》中,明确规定:“本院以造成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这就是说,佛学院的培养目标,主要是造就一批能够住持佛教的僧宝,而这些僧宝,又必须是能够以弘法

利生为其终身职志的。

以此，太虚办理僧教育，是想培养一批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而去弘扬新佛法的僧才。为此，他于1937年8月，在世界佛学苑研究部作了《新与融贯》的讲话，其中谈到：

“本人所提倡的弘扬佛法的新的意义”，就是“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亦“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又说：“我此中所云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最后，把他所主张的“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归纳为两点：“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以异地异代的新谬见。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在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的需求上，把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建立起来。”这是太虚几十年来所提倡的新佛学思想。他所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包括后来的世界佛学苑）以及主持的闽南佛学院，在办学和研究方面，自始至终都是在这种新佛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些佛学院独特而又良好的学风，也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太虚所创办、主持的武昌佛学院（包括后来的世界佛学苑）、闽南佛学院，乃至后来所办的柏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都相继成为中外闻名的著名佛学院。

二、鲜明的办学方针

太虚办理僧教育，主张佛学院要实行开放式的办学方针，提倡思想自由，不拘一宗一派。所有学僧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和研究各宗各派的佛学。在他看来，大小显密，性相空有，台贤净律，无一不是互相启发、互相融贯的，所以应该平等发扬。同时还鼓励学僧学习佛教以外的其他知识。诸如哲学、科学、历史、地理、数学、文学艺术等等。如在他所主持的闽南佛学院里，允许学僧以学

习佛学为主，兼学其他哲学、科学等知识。他在续招学僧的《简章》中规定：学习课程的安排，在佛学方面，除了《佛学概论》、《各宗派源流》和《佛典泛论》外，有律学、俱舍学、成实学、四论学、唯识学、禅学、净土宗学、天台学、密学、贤首学、因明学等等。此外，国文有语体文、文言文、文法、文学史、文字学等；外文有英文、日文；数学有算术、珠算、代数、几何、三角；历史有本国史、世界史、印度佛教史、本国佛教史、自由史观、僧伽制度沿革史等；地理有本国地理、世界地理、佛教行化地域形势等；科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宗教有心理学、伦理学、中国哲学大要、人生观的科学、西洋哲学大要、印度哲学大要、人生哲学、世界各宗教大要、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等；教育有教育原理、教授法、佛教研究法、寺院管理法、佛教教育各论等；艺术有书法、音乐、图画、梵曲、建筑、雕刻等。另外还有体育、行持等课。正是在这种以学习佛学为主，兼学其他哲学、科学知识的鲜明的开放式办学方针的指导下，从他所主持的佛学院毕业出来的学僧，一般都能内外学兼通，各宗兼弘，成为一名全面发展的僧才。

三、完善的办学设想

太虚办理僧教育的种种设想，从1923年开始他办学的实践，直到1932年逐渐趋于完善。1932年12月，他在闽南佛学院作了《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的讲演，其中提出了办理僧教育的次第程序。他认为，“施設僧教育的次第程序有四层”，即“律仪院”，约2年，等于现在大学的预科；“普通教理院”，约4年，等于现在的大学；“高等教理院”，约3年，等于大学以上的研究院；“参学处”，暂定3年，专门参访年高德长的大德、大善知识，依之而修持。如此12年，僧教育方告完成。1938年，他又在汉藏教理院作了《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的讲演，其中谈到，僧教育主要是“养成少数住持佛教的僧宝”，而“养成此种僧宝的教育应有几个阶段”。在他看来，进佛学院学习的学僧，首先要具有高中毕业的学问，而且是一名正信的出家者。到了佛学院以后，基本上分为

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际上是预备阶段，可为2年。其中第一年“先受沙弥戒及实践行持沙弥律仪”，教以“出家僧众应具之知识行事”。第二年“进受比丘戒，学持比丘律仪”，教以“比丘应有的知识及共同生活习惯”。第二阶段，“是教理的研究，可为7年”。其中“4年作普通教理的研究，其程度等于大学”；“3年作专精教理的研究，其程度等于研究院”。第三阶段，“是深入修证，可为3年”。这时可以“择定一门，或密宗，或禅宗，或持律，或念佛”。他认为，“如此三个阶段，经12年学习出来，才可以作为住持佛教之僧宝”。

太虚对于僧教育办学设想的种种说法，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始终认为，佛学院的基本任务就是培养住持佛法的僧宝。而且只有在佛学院经过三个阶段12年的学习，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住持佛教之僧宝。

四、崭新的教学方法

太虚在武昌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通过多年的实践，实行并总结出一个教学、研究并重和教学相长的原则。

所谓教学、研究并重，就是在佛学院一方面努力办好专修科和普通科（本科），以学习为主，达到速成僧才的目的。另外一方面，又在佛学院设立研究部，以指导研究为主，边学习边研究，在研究实习中培养僧才。如他在武昌佛学院，除了集中精力办好专修科和普通科（包括佛学女众院）以外，曾于1924年夏天，从第1期毕业僧中，选择出优材僧20人留院另设研究部，采用边学习边研究的方式进行培养。1926年国民革命军围攻武昌，研究部随佛学院停办而解散。1929年，武昌佛学院恢复，又成立研究部。不久，太虚出游欧美诸国归来，回到武昌佛学院，即在院内设立世界佛学苑研究部，开展研究活动。1932年夏，太虚又在武昌佛学院筹设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集研究员以从事佛学研究。当时馆内有许多研究人员，分为编译、考校两部，数年之中，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后又在馆内开办研究员预习班，培养研究员。

对于这一阶段世苑图书馆的修学宗旨及

研究方针，太虚曾作了专门的论述。他在1934年9月的一次对馆员讲话中说：“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是专门研究佛学的图书馆”，“与普通供人阅览的图书馆不同”。其“工作分为考校与编译二部”。“所谓考校者，疑之未决就要考，如一部经论，或一卷一章、一段一字，其文或义有疑惑的都要去考证。校是有异本则校，同一本经，如有几种不同的译本，或有几种不同的刻本，那末就要做校对同异的工夫。所谓编译者，编即编辑，将各种已考校过的佛典编为一类一宗一系的大藏经，或编成丛书，如《世亲丛书》、《龙树丛书》等等。译是翻译，即将现在世界上各国民、各文语所流通的佛典作互相的翻译。”又说：“本馆设立考校与编译二部的研究室，集研究员从事考校与编译的研究工作。但是，这种研究员的人才，在现代中国僧伽中是不易多得的，因此便设立研究员预习班，以养成研究员为鹄的。”在太虚的直接领导下，数年之中，世苑图书馆的研究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考校与编译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闽南佛学院，太虚同样采取了教学、研究并重的原则。1930年，他看到普通科甲级班中有20余人成绩优良，即决定予以提前毕业，并从中挑选出成绩特优、品格较佳者10人，进入新成立的研究部，推定正副研究长领导大家学习、研究《成唯识论》。

所谓教学相长，就是从研究部或研究员预习班中，选出一部分优秀者，到专科班和普通班去充当教师，以弥补教学人员的不足。太虚在武昌佛学院和闽南佛学院都曾采取过这种教学相长的原则。一些研究部或研究员预习班中的学员，他们在从事佛学研究的同时，又进行教学实践，既是学员，又是教师，从而培养出了一批既能从事教学又能搞佛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太虚的僧教育思想及其办学经验，在当时佛教界曾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僧教育的发展，开创了僧教育史上的新纪元。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及其办学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办理各级各类佛学院校，仍然有着某种借鉴作用。

韶阳一路 云门家风(上)

——云门禅师述评

蔡日新

天皇道悟的一系禅发展到了雪峰义存时，便逐渐地衍生为法眼与云门两宗。在雪峰义存门下，云门一宗的法派特别兴旺，这一系的禅师们在岭南、湘赣等地大弘法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云门一宗。云门禅“出类迈伦，超今绝古”，其禅机“擒纵舒卷，纵横变化”^①，体现了五代以来禅家作风甚为高古的一派。今试就云门禅的形成发展来作一个粗线条的描述，以就正于方家。

文偃禅师是云门宗禅的创始人，因而在讨论云门禅的时候，必然要首先讨论文偃禅师及其禅法。而在讨论一个禅师对一系禅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时，我们首先似乎很有必要对这位禅师的修学经历以及禅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一些必要的探讨。

文偃禅师的生平

云门文偃禅师俗姓张，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出生。文偃禅师的出尘很早，《禅林僧宝传》卷二说他“少依兜率院得度”^②，而《五灯会元》卷十五说他“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师出家”^③。在宋人慧洪所作的《禅林僧宝传》中，载文偃“性豪爽，骨面丰颊，精锐绝伦，目纤长，瞳子如点漆，眉秀近睫，视物凝远”^④，而《五灯会元》亦谓文偃幼年“敏智生知，慧辩天纵”^⑤。可见，文偃自幼就表现出了他的不同凡俗之处。成年后，文

偃在毗陵（今江苏常州）戒坛受具，然后仍侍志澄律师穷探律藏。

文偃在浙江“博通大小乘”以后，仍觉得“己事未明”，乃发心参学。文偃首先访的是睦州陈尊宿（道踪）。道踪是南岳系黄檗希运下的门人，他首先住观音院，门下学人常百余众，“随问遽答，词语险峻”，“由是诸方归慕，咸以尊宿称”。当文偃造访时，道踪已回开元寺，“居房织蒲鞋以养母，故有陈蒲鞋之号”^⑥。对于文偃的参学于道踪，《五灯会元》卷十五是这样记载的：

以己事未明，往参睦州，州才见来，便闭却门。师乃扣门，州曰：“谁？”师曰：“某甲。”州曰：“作甚么？”师曰：“己事未明，乞师指示。”州开门一见便闭却。师如是连三日扣门，至第三日，州开门，师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师拟议，州便推出曰：“秦时轱辘钻。”遂掩门，损师一足。师从此悟入。^⑦

《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以下简称《广录》）卷下中的《游方遗录》所载，与此略同。到睦州是文偃的第一次参学，通过这次参学，文偃在禅道上终于得了一个人处，于是文偃又在睦州的指使下，去参雪峰义存。对于文偃的参学于义存，《五灯会元》卷十五文偃本传是这样记载的：

师到雪峰庄，见一僧乃问：“上座今日

上山去那？”僧曰：“是。”师曰：“寄一
则因缘问堂头和尚，只是不得道是别人语。”
僧曰：“得。”师曰：“上座到山中见和尚
上堂，众才集便出，扼腕立地曰：‘这老汉
项上铁枷，何不脱却？’”其僧一依师教。
雪峰见这僧与麼道，便下座拦胸抱住曰：“速
道！速道！”僧无对。峰拓开曰：“不是汝语。”
僧曰：“是某甲语。”峰曰：“侍者将绳捧
来。”僧曰：“不是某语，是庄上一浙中上
座教某甲来道。”峰曰：“大众去庄上迎取
五百人善知识来。”师次日上雪峰，峰才见
便曰：“因什么得到与麼地！”师乃低首，
从兹契合。温研积稔，密以印授焉。⁽⁸⁾

文偃的得道是在雪峰，且文偃在住山后开示
中也经常说：“南有雪峰，北有赵州”⁽⁹⁾，可
见他对于当时丛林中诸彦，首肯的也只有这
两位大德。文偃在雪峰那里悟道后，曾亲近
雪峰达一年。在《广录》卷下中，还记载了
雪峰门下有僧举《参同契》问“如何是‘触
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雪峰道：“苍
天！苍天！”那个参学的僧人不明，却问
文偃，文偃道：“三斤麻，一匹布。”其
僧曰：“不会。”文偃说：“更奉三尺竹。”⁽¹⁰⁾
文偃也因为此次的禅机脱颖而出，颇得雪峰
的知重。

文偃自从离开雪峰之后，曾到天下参访
过一段时间，对此，《广录》中的《游方遗
录》与慧洪的《禅林僧宝传》，均有明确的
记载。《僧宝传》载文偃先参乾峰和尚，乾
峰是洞山的门人，得法后住于越州，其上堂
云：“法身有三种病，二种光，须是一一透
得”，始解归家稳坐，须知“更有照用同时，
向上一窍。”文偃便出众曰：“庵内人为什
么不见庵外事？”由是二人机辩交驰，各有
所得⁽¹¹⁾。文偃离开乾峰后，又去了曹山、
疏山、归宗、九江（遇陈尚书）等地，参访
了各地丛林的知识。值得注意的是，文偃在
此之后所参大德，多是洞山的门下，这也
似乎告诉了我们：文偃对于洞宗是颇为亲
近的。

义存圆寂（864年）后，文偃才去参学
于灵树如敏禅师。如敏是百丈怀海门下长庆
大安的弟子，曾在岭南行化四十余年，以“道
行孤峻”著称，甚得当地儒士的敬重，南汉
小王朝为他赐号“知圣”。关于文偃到灵
树的文献记载，各本不尽相同，但均收录
有一条如敏的悬记。《禅林僧宝传》卷二
曰：

先是，敏不请第一座，有劝请者，敏曰：
“吾首座出家久之。”又请，敏曰：“吾首
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请，敏曰：“吾首
座已度岭矣，姑待之。”少日，偃至，敏迎
笑曰：“奉持甚久，何来暮耶？”即命之，
偃不辞就职。⁽¹²⁾

文偃的住灵树，前后达八年之久，戊寅岁（918
年），如敏圆寂，南汉王刘岩请文偃说法，
文偃此后才大弘法教于韶阳。对于文偃的出
山弘教，《僧宝传》曰：“俄广王刘王将兴
兵，就敏决可否。敏前知之，手封奩子，语
侍者曰：‘王来，出以示之。’于是怡然坐
而歿。王果至，闻敏已化，大惊，问：‘何
时有疾？而遽亡如是耶！’侍者乃出奩子如
敏所诫呈之。王发奩，得简，曰：‘人天眼目，
堂中上座。’刘王命州牧何承范请偃继其法
席，又迎至府开法。”⁽¹³⁾文偃继灵树，按
理应当弘扬洪州禅，但文偃的开堂说法所弘
却是弘扬雪峰禅法，这是宗门史上值得引起
重视的一个问题。况且《宋高僧传》没有为
文偃作传，赞宁对鼓山神晏也没有单独作传，
而且还对他颇有微辞，这似乎也是值得引起
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文偃在执掌灵树的第二年（919年），
他便在韶州“为军民开堂”；癸未岁（923年），
文偃率领徒众开发云门山，“创构梵宫，数
载而毕”，“层轩邃宇而涌成，花界金绳而
化出”，“雕楹珠网，庄严宝相，合杂香厨，
赠额‘光泰禅院’”⁽¹⁴⁾。可以说，这是南
宗禅有史以来寺院建筑中最具规模、最为豪
华的一座了，与当年丛林中的前辈们的茅舍
草庵相比，委实乎不可同年而语。一时“天下

学侶望风而至”，云门宗风，遂大兴于岭南。戊戌岁（926年），文偃被诏入阙开法，刘王赐号“匡真”。后来，文偃返回本院，南汉王朝对他仍然频加赏赉。943年，刘晟称帝，复诏文偃入内殿供养，月余，却回武水（今广东韶关之西北）。文偃在韶阳一带弘教，前后达三十多年。他创立了云门宗，恢弘了雪峰禅法。南汉乾和七年（949年）四月十日，文偃跌坐西逝，遂塔全身于光泰禅院之方丈，南汉王赐其塔院为“瑞云”之院，塔曰“宝光”。文偃圆寂后十七年，曾托梦给雄武节度使推官阮绍庄，嘱他为之开棺。当打开文偃的棺材时，见文偃的遗体“面容如昔，髭鬚犹生，遂具表闻奏。”^{〔15〕}南汉王刘鋹认为“金刚不败之身”，遂“许群僚士庶、四海番商俱入内庭各得瞻礼。”当时，“瑶林畔千灯接昼，宝山前百戏连宵”，文偃的全身舍利以“七宝装龕，六铢裁服”，其盛况空前，古今难伦。^{〔16〕}

文偃的弟子百余人，“散在诸方，或性达禅机，或名高长者”，“或典谋法数，或领袖沙门”。在《景德录》中，收有其门人之传记达61人，而在《五灯会元》中，其门人有机缘语传世者有就有77人之多。文偃拥有如此兴旺的法嗣，他在五代时期的丛林中，必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而丛林中也曾一度有“云门天子，临济将军”的提法。

云门文偃禅师的禅法

文偃禅师流传下来的文字比较丰富，有《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三卷传世。另外，《祖堂集》、《景德录》、《五灯会元》、《禅林僧宝传》等书均有文偃的传记。通过对有关文偃的丰富的文献材料的综合分析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理出这样一个脉络：文偃的一生在师承上虽然比较广博，但他终究是青原门下的弟子，他所弘传的毕竟也是石头下的雪峰禅法。文偃禅师有一次到文德殿赴斋，当时有一个鞞常侍问他：“灵树果子熟也未？”

文偃道：“什么年中得信道生？”^{〔17〕}这就说明了文偃虽然亲近灵树达八年之久，但他所弘传的仍然不是洪州禅。在《景德录》卷十九文偃的本传中也这么说：“师不忘本，以雪峰为师”^{〔18〕}，这便更说明了文偃的所弘传纯是青原禅法了。至于在《景德录》卷十四中所提到的天皇法嗣的诤论问题^{〔19〕}，学界至今似乎尚无定论，宋代人为了自家门庭而争夺祖师法嗣的作法似乎很不可取，而我们从文偃这里的弘传青原以来的雪峰禅法而不弘传灵树的洪州禅法的事实，便足以说明天皇一系禅是以石头禅法为鹄的的，因而对于那些为了自家门庭而争夺祖师法嗣的作法，也大可不必徒费精力去作考证了。由于文偃在灵树圆寂以后改变其门庭而转向对雪峰禅法的弘传，则当时的南方诸省，一时皆是雪峰道法的弘扬之地了。在这里面，是否有一个弘教氛围的影响，似亦未可知。

其实，说文偃弘扬雪峰禅，似乎还只是从表象上来谈的，而从文偃弘教的实际来看，他的更深层次里却是在弘扬青原禅法。首先，对于青原禅教的创始人石头希迁，文偃是推崇备至的，他在开示门人时，也曾多次举到了石头希迁的《参同契》。例如：

上堂。良久云：“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20〕}

举《参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师云：“什么生是‘不回互’？”乃以手指板头，云：“者个是板头。”“作么生是‘回互’？”师云：“你唤么生作板头？”^{〔21〕}

“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22〕}，是集中体现石头希迁禅学思想《参同契》中的句子，而“回互不回互”^{〔23〕}一语，则是《参同契》中禅学思想的精髓所在的一句。雪峰传至云门，则大举祖师古教而阐扬；而传至法眼，则对石头的《参同契》加以注释。这使得石头道法在南方广为传播。关于文偃对“回

互”一语的举扬，慧洪在《禅林僧宝传》卷二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姑录如次，以交互发挥。

（文偃）又至僧堂中，僧争起迎。偃立而语曰：“石头道：‘回互不回互’。”僧便问：“什么生是‘不回互’？”偃以手指曰：“这个是板头。”又问：“作么生是‘回互’？”曰：“汝唤什么作板头？”^{〔24〕}

在这里，文偃站在禅法的“用”的角度上唤板头作板头，体现了从“用”的角度所见万法的各各住位（即不回互），而站在禅法的“体”的角度上讲，森罗万象尽是真如，故又有何物可以称作板头呢（即回互）？显然，这不只是对石头《参同契》所作的简单的阐述，而且还体现了文偃对于石头的《参同契》有着深透的理解，因此能够如此自如地运用到他的禅教实践中去。由此可见，文偃的禅法与石头的因缘最亲。

我们说文偃的禅道与石头的因缘最亲，还有更为充足的证据。我们再从文偃的上堂开示中，所屡屡称引的当时大德，即可见出此中的端的来。今举数例如下。

汝欲得识么？生缘若在向北，北有赵州和尚，五台文殊总在这里；生缘若在向南，南有雪峰，卧龙、西院、鼓山总在这里。汝欲得识么？向这里识取。^{〔25〕}

大须仔细，古人葛藤相为处。即如雪峰和尚道：“尽大地是汝。”夹山云：“百草头识取老僧，市门头识取天子。”乐普云：“一尘才举，大地全收，一毛狮子全身。”总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岁深，自然有个入路。”^{〔26〕}

在文偃所称引的当时禅德之中，洪州禅系中仅有南泉门下的赵州，而其余的禅师则雪峰是文偃的师傅，夹山是出自石头门下的药山禅系，乐普是夹山的门人，他们都是青原禅系的大德。可见当时丛林中的禅师，能被文偃看得起的，除了赵州是洪州禅系的以外，其余全是青原禅系的宗师。另外，我们再从

文偃离开雪峰以后的游方来看，他所参访的乾峰、疏山、曹山、洞岩等地，也全是青原禅系的道场，因而他所濡染的也多是青原禅法。我们甚至还可以从文偃往后的弘教中所举的洞山“四宾主”，见出他对洞宗禅法亲炙的种种踪迹来。

问：“如何是宾中主？”师云：“骑一问。”进云：“如何是主中主？”师云：“叉手着。”进云：“宾主相去多少？”师云：“如眼如目。”进云：“今谈何事？”师云：“三九二十七。”^{〔27〕}

今案：对于“四宾主”之说，人们大多认为出自临济，其实，曹洞宗自有“四宾主”之施設。《入天眼目》卷三“曹洞宗”曰：“四宾主，不同临济。主中宾，体中用也；宾中主，用中体也；宾中宾，用中用，头上安头也；主中主，物我双忘，人法俱泯，不涉正偏位也。”^{〔28〕}在这里，文偃与学人之间的酬对，其所阐扬完全是曹洞宗的“四宾主”。我们通过文偃对于曹洞宗“四宾主”施設的善接如流，显而易见，他对曹洞宗禅法是有着深切的体验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文偃在雪峰处“密受宗印”的前提下，又能对石头系禅的旁宗（曹洞宗）作系统的探索，这样做，对于他全面地把握住石头所弘传下来的青原禅法，自然是很有裨益的。

文偃在弘传青原禅法时，能获得南汉王朝的鼎力支持，这固然为他的弘法取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与此同时，南宗禅在当时的弘传中，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偏颇，因而早在德山、雪峰时，他们便对当时的诸方加以贬驳。到了文偃弘法时，他因为具备了一个定安的弘法环境，因此，对于当时那些“游州猎县”参学的行脚僧人的作法，予以十分透彻的批判。他在上堂时说：“诸方老秃驴，曲木禅床上座地，求名求利，问佛答佛，问祖答祖，屎送尿也。三家村里老婆传口令相似，识个什么好恶？总似这般底，水也难消。”^{〔29〕}由此可以见出，文偃对于当时丛林中那些冒充善知识的“狮子身上虫”的批

评，是何等地激烈！然而，尤为文偃所反对者，乃是“傍家行脚”、拾人牙慧作知解的丛林弊端。这也是从德山以来的历代禅师所极力反对过的。到了文偃弘教时，这种现象却有增无减，由此，文偃对此的批判也更为严厉了，在记载文偃行状的《广录》与《景德录》等文献中，几乎处处可以发现文偃的这类言论。例如：

故知时运浇漓，代千象季。近日师僧北去，言礼文殊；南去，谓游南岳。与么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问著黑漆相似，只管取性过日。设有三个两个狂学，多闻记持活路，到处觅相似语句，印可老宿，轻忽上流，作薄福业。他日阎罗王钉钉之时，莫道无人向汝道。若是初心后学，直须摆动精神，莫空记说，多虚不如少实，后日只是自赚。⁽³⁰⁾

又说：

莫空游州猎县，只欲得捏搦闲言语，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将去，望向皮袋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举口，喃喃地便道：“这个是公才语，这个是就处打出语，这个是事上道底语，这个是体语。体汝屋里老爷老娘，啗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与么行脚，驴年得休歇么？更有一般底，才闻说个休歇处，便向阴界里闭目合眼，老鼠孔里作活计，黑山下坐，鬼趣里体当。便道：“我得个入路也。”还梦见么？这一般底，打杀万个，有什么罪过？⁽³¹⁾

在这里，文偃对于丛林中的那些不从心地上用功，空游州县，拾人牙唾作知见的弊端，予以严厉的批判。同时，对于那些才一闻禅道就以为得了个人处，因而就闭目坐禅的人，文偃认为只是在“老鼠洞里作活计”。禅宗由早期的“藉教悟宗”，拓展到在学人心头上求解放，从而“自作自成佛道”（《坛经》），这也无庸说是中国佛教自身的一个解放，同时也

使得佛教进一步地深入中国，走上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道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后世丛林中的子孙却远远地不如前代的祖师，反而误会了祖师们“教外别传”的宗旨，他们居然舍弃一切经教，舍弃一切修为，到丛林中老和尚的舌头下去拾牙唾，全然不顾自家心地的修持。这委实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也是中国禅宗由此走向衰败的症结所在。这些禅门衲子，与其说他们是沙门释子，倒不如说他们是“狮子身上虫”，以故文偃认为打杀一万个也没有什么罪过。虽然如此，但文偃对于这类禅徒，还是给予了最深切、最至诚的劝诫：

莫空游州猎县，横担拄杖一千二千里走，趁遮边经冬，那边过夏。好山好水，勘取性多；斋供易得，衣钵苦屈。图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粮。如此行脚，有何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么生消得？直须自看，时不待人。⁽³²⁾

像这样苦口婆心地劝诫，何尝不饱含了文偃挽救丛林浇薄作风的赤诚之心！惜乎有的学者不察，单纯地从政治的角度上认为：文偃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从而达到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³³⁾。殊不知文偃乃是站在绍隆三宝、荷担如来家业的高度使命感上来这样做的，同时，这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佛教徒不可熟视无睹的问题。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也就不能了解到德山、雪峰、玄沙、文偃等这么多的禅德，在那将近百余年的时期内，都对宗门中自身的缺憾那样地重视、那样代代相承地将丛林的自身建设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向诸方提出的本怀了，也就更加无法理解石头希迁当年是那样地提醒丛林中的禅者“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³⁴⁾的深意了。

既然“游州猎县”，向天下老和尚口里拾牙唾的丛林作风不可提倡，那么，禅徒们的修持又将朝哪一条道路发展呢？作为